



彼岸春深 心系归舟

颜仲华

也许是相距太远,所以就特别顾念;或许是离开太久,所以就尤其回味。

走在纽约唐人街,看到每家店里摆放的年货和春节用品,忽然嘴巴馋起来,想念小时候过年吃的那些零食。“年”在我的记忆里是格格不入的两片景象,一个是小学时代,一个是现在。走街串巷的拜年,领压岁钱,燃放爆竹……过年的热闹劲让人想着都无比开怀。邻居叔叔们总会来,一拨一拨来,一拨一拨走,笑容满面,和和气气。桌子上的果盘认真摆了各式糖果、瓜子、果脯。热腾腾的饺子忙不迭地从锅里捞到桌上。年三十,一家人聚在电视机前看春晚晚会,没多一会儿电视声音就被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压过。这才是过年。

春节在这里是受到关注和尊重的节日,是思念故乡亲人和故友交流的节日。记得去年,学校把春节定为中国日,每个学生都收到一份中国组合餐。中国春晚,在美国的中文电视、网络电视等都会播,特别有亲切感。

春节在这里是受到关注和尊重的节日,是思念故乡亲人和故友交流的节日。记得去年,学校把春节定为中国日,每个学生都收到一份中国组合餐。中国春晚,在美国的中文电视、网络电视等都会播,特别有亲切感。

春节是中国人团聚的节日,市政厅的文化大厅向中国人敞开,中国人在这里聚餐、载歌载舞,好一派红火热闹气氛。女士们身穿大红色的民族旗袍,一副喜气洋洋的神情;小姑娘们扎起了羊角辫,跳起了红绸舞;就连那与中国女子联姻的“老外”,也穿上了点缀着大钱眼的丝绸大褂;那大名鼎鼎的州政府秘书长也前来助兴。在欢庆的文艺节目里,最爱听、最爱唱和最受欢迎的依然是那些熟悉悦耳的经久不衰的民族乐曲。

我很怀念这些,因为有一种仪式感,一个家庭的仪式感。这是我成年后对这个概念最多的印象。飞鸟归巢是每个身在海外的人都希望的事情。为了科学梦我跨越大西洋,漂洋过海10多年,有精彩有落寞,千帆过尽却只想走一走归乡的路。小楼悬月几春秋,重洋彼岸系归舟。不如,归去! (寄自纽约)

学生会营造家的温暖

李倩怡



春节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一件大事。作为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不希望春节只在心中、只在美好的回忆中。大海的阻隔无法挡住我们这群中国学子创造传统年节气氛的愿望。没了在国内时的“大盼头”,我们一样拥有自己的“小期待”,那就是自己筹划的春节大团圆。

去年春节前几周,我们学生会的主要成员就开始商量如何为同在异乡的同学朋友们带来些家的温暖。一番集思广益的讨论和颇为激烈的争辩之后,传统的包饺子活动成为了首选。分工停当,各筹备小组便紧锣密鼓地开始行动了。A组负责采购,在

一位以“会过日子”著称的女生的带领下,细心地列出了所需的一切原材料,并比较了几个大超市的价格,力求为大家准备一场实惠的团圆饭。B组负责组织器材,主要任务就是准备包饺子需要的菜刀菜板擀面杖及碗筷汤勺等。C组负责设计报名表和统计参与人数,提前向学校租借场地,安排车辆接送。D组则是多媒体技术组,是营造大年气氛的关键。他们要提前准备好春晚的视频,设置好投影仪和音响,确保大家在春晚的欢乐热闹气氛

里,享受包饺子的乐趣。E组负责签到和组织协调。

事实上,仅有学生会成员远远不够,需要“充分发动群众的力量”。一个志愿者群体是志愿司机同学,在住宿分散的美国,参加活动前后的拼车行动十分重要;另一个志愿群体是“资深厨师”,他们一来就忙着切肉切菜拌馅儿,这样活动开始就能和面擀皮儿开包了。

年三十那天天下着小雨,但大团圆的热闹气氛丝毫没受影响。我算是“膏药”型角色,哪儿缺人

往哪儿贴。所以,筹备阶段做造表统计,活动开始做迎宾和签到,收取活动AA制费用。每到一车人,大家就寒暄一阵,虽赶不上国内拜年的热闹劲儿,却也很有亲切感——我们来自同样的地方,我们有着同样的经历,现在我们一起在这块陌生的大陆上点起一堆温暖的篝火,携手走进新的一年。

在北京读书时跟舅妈学做的馅儿擀皮的本事派上了用场。围裙一穿,袖口一挽,俨然觉得自己是个地道的饺子师傅——我的面还真得到了东北同学的肯定呢!春晚视频已经开播,大家一边看一边回忆往届春晚中印象深刻的节目,就好像又回到了家乡。由于加州冬时比国内慢16个小时,有的同学已经禁不住好奇,在网上搜索了春晚一睹为快,此时摇身一变,成为评论者,精彩的言语又增添了不少乐趣。说说笑笑地干活,时间便过得很快,不一会儿,桌上便是满满当当的饺子了。有趣的是,这些饺子形状各异,有常规的对折粘好的,有捏着褶子的,有捏出花的,还有看上去像烧麦甚至馄饨的。大家相互讨论着自己家乡的过年习惯,学习着对方包饺子的奇特方法。尽管有的同学是第一次见面,但谁不说这就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呢。



同学相聚包饺子

管健

今年春节,因为在芬兰交换,所以不能回家过年了。思乡之余又不免对如何在芬兰过一个别样的中国年充满期待。听同学说,在芬兰过春节一般都是和中国同学聚在一起吃饺子,放烟花,通过网络看春晚等;在赫尔辛基的同学会参加当地举行的中国年晚

会,赫尔辛基大学甚至会举办自己的春晚。但在图尔库,今年我住的学生村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中国同学,如果只是我们几个一起过年,明显不够热闹,所以邀请外国的交换生和芬兰当地的同学一起过我们的中国年的想法油然而生。

每当和外国留学生谈论起中国春节,他们对春节文化都非常感兴趣,大多数外国同学的第一反应就是:饺子、中国红、龙等这些象征性的标志。对中国文化颇有了解的芬兰同学亨利告诉我,他知道“红”在中国象征着好运、好兆头,长辈会给晚辈发“红包”。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让我颇为惊讶,不由得对他竖起了大拇指。也有一些有趣的误解:一个瑞士朋友菲利普对我说:“我知道你们最有名的‘饺子’叫做‘狗不理。’”他的话惹得我哈哈大笑,花了好长时间才跟他解释明白包子和饺子的区别。还有一位法国同学克莱尔对我说:“我每年2月9日会

通过网络给你发祝福的!”我笑着说:“每一年春节的农历日期都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是用中国农历来计算新年的。”听得她好像一头雾水。

为让外国同学对中国文化更了解,我计划邀请他们在除夕夜一起来包饺子,吃年夜饭。之后可以借着芬兰冬天冰雪之国的条件,一起到外面滑雪、堆雪人、打雪仗、放烟花……对于这个别具一格的国际化中国年,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这不,我已在腊八节提前邀请一些外国同学来公寓接受“包饺子培训”,以免他们在除夕夜被面粉和饺子馅搞得太过狼狈。有趣的是找不到合适的食材和器材,我们就用面包粉作饺子粉,用啤酒罐充当擀面杖。包出来的饺子千奇百怪,但大家都非常享受包饺子的乐趣。第一次吃到自己包的饺子,尝过自己的手艺之后,同学们纷纷竖起大拇指说:“It was good! Perfect!”(棒极了)

(寄自芬兰图尔库)



春晚曲 皆心动

红深

春节前夕,儿子给远在大洋彼岸的表姐打电话,问问如何过春节。儿子刚从美国毕业归来,几年学子生活告一段落,终于在家与我们一起过年。他表姐听了甚是羡慕,但她还得继续国外的拼搏,继续与同学们拼春节。姐弟俩约好在网上切磋春晚感受。

春节前夕,我接到全美学联2013年留英学子春晚筹备组的电子邮件。一位叫惠娟的学子向本报报告他们筹备留英学子春晚50多天的近况。2月8日19时,筹备组和全体

演职人员在伦敦洛根大

厅将与广大留英学子一道,用欢声笑语、歌舞祝福,守候蛇年的到来。

春节前夕,一位留英学子对我说,在国外,学校是学子集中的区域,春节像一个纽带,让海外学子觉得心有所系、心里踏实;年节时刻给了大家交流情感、寄托思念的机会。学生会组织自己的春晚已成每年不可或缺的活动,人气很旺。自己的春晚让他们度过难忘的年夜,让对家人的思念对祖国的祝福,乘着歌声的翅膀,随着舞蹈的节拍,漂洋过海,飞回华夏大地。

过春节盼团圆的观念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是其文化基因中最难抹去的一部分。远离祖国大陆,也没有时间回家探望父母,想去挤春运都不可得,却更觉得乡情亲情可贵。虽春节在当地不是法定节日,时间也被学习工作挤压得很少,但学子们还是要再在有限的时空中,尽量营造节日团聚气氛。虽然“身在异乡为异客”,却挡不住他们“每逢佳节倍思亲”。

拼凑幸福, 学子不孤单

薛帅

看着国内朋友QQ签名不断地更新,“终于抢到火车票了”、“下周要回家了,好多工作还没做完”,突然理解了不知道谁的那句话:“过节是让幸福的人更幸福,孤独的人更孤独”。蛇年渐近,孤独感愈来愈浓,庆幸的是周围的留学生使我并没感到孤单,因为我们有拼凑的幸福。

没有出国之前,每年春节都会感叹“现在的年味越来越淡了”,而现在真正体会到了“年”对于一个中国人重要性。我所在的城市没有唐人街,更没有中国城,只有亚超里囤积的年货和普通超市里偶尔放起的音乐,才会刺痛我对欢乐中国年的眷恋与向往。中国传统里有“过了腊八便是年”的习俗,而一周前周围的好多同学都开始对“年”有了计划。



中外同学春节大聚会 颜仲华摄

留学悉尼三年 别样春节新鲜

李政

来悉尼留学3年了,经历两次春节。我觉得,悉尼的春节和中国的春节有很大区别。

在中国,每年春节人们总会提前置办好年货,买新衣服。除夕夜全家聚在一起看春晚,在震耳的鞭炮声和激动的欢呼声中度过这特殊的一天。而在澳大利亚,对于这里的华人和华侨来说,春节同样是最重要、最热闹的一天,人们会举办一些聚会,以便和人们分享自己的喜悦。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海德公园的聚会。在正月初一前后几天,悉尼的华人华侨和友人们在唐人街和海德公园举办聚会。唐人街上的舞狮引得行人驻足观看。由于春节是悉尼的夏天,有人会开车去沙滩,一家人一起游泳,一起烤肉来度过这个幸福的日子。人们不会忘记春晚,大家会聚在一起,一边吃年夜饭,一边观看春晚。

当然,在这里过春节总会有不同的感觉。初到悉尼的留学生们,远离了在国内的亲人和朋友,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来度过这个特殊的节日,可能会感到不适,感到孤独寂寞。但当你融入他们时,你同样会感到新奇。一个和国内不同的春节,所有的事情都带着异域风情,但又夹杂着一股浓浓的年味。

春节已逐渐地融入澳大利亚这个国家,不管是华人还是当地人都会参加这个中国的传统节日。我相信,春节将会被更多的人接受,变得越来越隆重。(寄自悉尼)



传递

蛇年春节恰逢考试周,众多学子面对“回家过年”只能徒唤奈何,将其看作是一个“难遂的心愿”;而一些思乡心切的同学还是抱着“即使赶不上初一,也要赶上十五”的心态预定了回国的机票。对于刚到德国4个月的我更觉诱惑与考验,我必须留下来过我第一个离开家的春节。

学校华人的春节联欢就像春晚对13亿中国人一样,是一道我们必不可少的年夜饭。两周前,学生会已下发了节目征集通知,排练在学校各个角落里进行着。室友每天对创作的相声进行修改与排练,“剧透”使我对这场晚会有了更多的期待。

“吃”作为春节的主要活动,对于我们这些中国胃来说更是“久旱逢甘霖”。上周开始,几个朋友就开始游走于各个亚超寻找年夜饭的材料。面对国外物资的“匮乏”,我们有时还需要自己动手生豆芽,做豆腐。一切为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乐在其中。传统佳节我们并不孤单,因为我们以各种方式享受着拼凑的简单幸福。(寄自斯图加特)